

梵天廬叢錄

冊五



梵天廬叢錄九

慈谿柴

夢小梵

馮煦二則

馮夢華中丞煦任川漢路總辦創設鐵廠延德國工程師專其事。川督錫良優禮外人於德人造謁輒敬禮有加。馮頗非之以為是工匠耳。何必如是。則輕嫚之。德人憤訴於公使。移文川督殊不直。馮會新任藩司吳某蒞任。吳好歌京曲。酬酢之餘不覺技癢。高歌一曲得意忘形。強馮一賞其藝。馮拂然拂袖而去。於是吳亦銜之。遂與錫良交。奉劾馮五大條款。其不識時務居一焉。適岑西林有調江督之訊。同時密保。謂馮才堪大用。李蓮英

為慈禧皇太后所親信。今更為營點。而安徽藩司之命下。距川督參札到時。適早一日也。經大力者為之排解。以朝令夕更。有失威信。此議遂寢。遷皖藩後。有徐烈士錫麟之變。恩銘出缺。馮遂拜皖撫矣。平步青雲。位臻開府。皆西林之力。君子於以有得一知己之歎矣。

馮少時傷耦。顧影復獨。悼亡之懷。至老彌篤。歲時寒食。輒揮老淚。此一事亦可傳者。

惲彥彬十一則

武進惲公彥彬。以同治庚午江南鄉試舉人。北上會試。過山東某驛店宿。宵醒。則見一玉面狐。雙目炯炯。緣足而上。公素畜貓。

旅行無伴。覩此孤則亦甚愛。默思俟其近口。當戲嚙其面。狐忽不見。次年春。聯捷傳臚。

公之姪毓嘉字孟樂光緒壬辰傳臚為

小傳臚

公自言前身為和尚。能默識修行及所處寺宇形勢。同邑盛旭人廉訪。

即古彝尚書封翁

亦自言前身為和尚。故甚相得。然公

喜佛而惡僧。自粵學使任請假歸里。嘗掌捫清涼寺某和尚。惟與天寧寺方丈冶開久交益敬。趙不黨為常州軍政分府司令。欲籍寺產。時城中護國寺已改中學校。崇法寺獨得公力保全。規模日益擴大。公謂上等者為和尚。其次和樣。其下則和嚷而已。公能默誦金剛經全部一字不訛。於其他儒書則不能也。

公之長女適農工商部員外郎太倉舉人陸長儔

字季良鼎華

改名陸邁任吉林知事最欣賞其制藝中古之名士士而不名

今之名士名而不士二語

義烏朱一新侍御與康南海不合貽書與辯稱康長孺不稱長
素也公敬侍御之為學奏請立傳祠祀侍御為學遠宗惲滄卷

先生日初明末時人劉念臺弟子劉氏高足弟子二一為餘姚

黃黎洲一為遜菴遜菴曾纂劉子全書又撰社約其書之精堪

媲美念臺人譜今言自治此書不可不參惜僅見檀几叢書中

無單行本著有無邪堂答問公為先生九世姪孫繼承家學曾

屬親家學部參議江陰繆藝風荃孫校刊遜菴文稿版藏里第

公雖與南皮張文襄公意見不一。而其敬侍御則同。侍御得久長廣雅書院。教兩粵人士讀書。實一制軍一學使之方。

公以光緒丁酉冬。以侍郎回籍修墓。戊戌春。嘉定廖尚書壽恆在軍機。函約聞政。不往。是年遂有擢用康梁及慘殺六君子之事。蓋公之見重於慈禧皇太后。與善化瞿文慎公鴻機同。太后善相人。謂公秀逸多福。子孫必蕃衍。瞿貌較文宗略癯。而可以當國議大事。二公辛未同年。然公知太后信讒。致德宗失歡。不可以孝治。而舊日綱常之說。猶足束縛。新黨躁進必償。已若入軍機。則諫與否兩難。因是遲遲。居常與諸孫。公有四孫。其長次皆已教訓。言未嘗不譽康氏及譚陳兩公子。劉陽譚公子嗣同。

義寧陳公子三子。善讀書為學。迨剛毅當國。公謂剛毅對人言。漢人是混帳。忘八蛋。旗人之識字者。亦是混帳。忘八蛋。此何語。焉可伍。仕心彌淡。未幾義和團遂禍國。

公第四女適餘杭褚稼先德勤。今招商總局秘書也。謂褚曰。中國學風之變。由於張文襄。江蘇學風之變。由於端忠愍。

公守南田家法。工花卉。宣統庚戌冬。與莊賡良前湖南布政使。

同修里中東郊紅梅閣。築古春軒。繪紅梅一幅。著色用硃。不用臙脂也。並題絕句云。傑閣依然劫後存。祇傷無處覓花魂。一枝為寫橫斜影。是否羅浮舊夢痕。公之詩亦不多見。僅見此與古。

春軒一律。

公光緒癸巳奉使過曲阜謁孔林孔氏子答拜公謂尊孔固是
祀田則非因祀田而縱孔氏裔孫之專橫則尤非公蓋有所見
而云然

公於醫於星命相術無不通尤精堪輿著有相地一書門人許

受衡字璣樓江西人光緒癸巳解元任江蘇高等檢察廳長為

之序許氏中式時公為江西鄉試正主考吳縣鄒編修福保副
之於衡鑒堂扶鸞問今科解元何人乩曰許爾先知受命自天
衡鑒自定及拆彌封則領解者許受衡也

有人說公幼時以牙牌數十功名其占云小時了了大未必佳
乃己未遊庠辛未聯捷癸未開坊乙未擢侍郎未之時義大矣

哉。

公自奉儉甚。既掛冠里居。恆步行。炎夏持假珊瑚柄。泰西綢。舊傘。其色玄黃。服白夏布直裰。行絳雙桂坊。羣不逞之徒。以為儒生易與也。鼓噪擁入。茶肆甲曰。汝傘柄碰我鳥籠。致驚我鳥。乙曰。此鳥名鳳凰。鵬。來路遠。其值百餘金。且育之十年。習技甚多。今音聲已壞。丙曰。窮措大。安得現金。使以田單為質耳。公未遑辯。而里正朱大怒曰。爾輩敲詐。何至詐及朝廷侍郎。反矣。反矣。羣大驚。羅而跪。公曰。鳥若傷。吾應償值。值幾何。汝應實言。里正曰。萬風熾矣。此輩致問。閣無安枕。弗痛懲。非地方福。即呼茶。博士一一開名。請公名片。公堅不可。且曰。吾無所干謁。未携此。里

正乃徑稟武進邑署捕訊首監禁。敲詐之風為之殺。邑宰聞訊。翌日即衣冠謁公。公曰。吾雅不欲語以姓名。冀可理喻。不圖前此犯案如是。繫繫。宰奈何不早懲治。毋使我啟鄉士大夫干政之漸。宰之僕謂宰曰。官春間蒞新。徧謁邑紳。此叟佇立院落。謙恭甚。語我擋駕。固不知即為憚侍郎。其和藹可親。有如彼者。

李瑞清八則

江西李文潔公瑞清。字梅庵。別號清道人。未第時。取女於某氏。泰山器重之。留居甥館。時值天寒。梅庵處境不裕。服御甚儉。泰山則久官而歸。囊尚充盈。每以華服進。梅庵卻之一。夕夢醒。見有貂裘覆身。以為泰山之愛己也。起而稱謝。泰山愕然曰。余歸

隱里門。官衣久什襲不御。是表度於箱底。何以得出。急遣人覓之餘。無所失。而表實己之物也。梅菴亦驚訝不已。遂歸而藏諸。始終不知何因也。

梅菴生平志節卓然可傳。書法仿瘞鶴銘而神似者。辛亥革命。梅菴在江甯藩司任。庫中儲有六七十萬金。軍人要求十萬充軍費。不許。幾罹於禍。迨南京獨立。召地方紳士。悉畀予之。命歸於自治局。潔身而退。紳士贈以五百金。送之上海。

梅菴封翁蘭生方伯。官湖南衡山縣時。一日有其至友某來謁。亟出迓之。則見身著蟒服。甫至二堂之後。遽稱今日有事。不能久談。即返身上轎而去。略無行李。僅一僕擔秋海棠數盆隨之。

而行。心甚訝之。後聞是友於某邑任所。因土匪突起。殉難距未見時方數日也。然則忠義之氣聚為英靈。理固不誣。事亦竟有之矣。

遜清予謚梅菴為文潔。昔柳下謚惠。妻謚之也。後之學者輒私謚先生。梅菴見忠信於清。所謂其愚不可及者。梅菴少有三子之目。即公子孝子才子也。封翁宦於湘滇兩省。而退隱於湘。故梅菴自謂生於雲南。長於湖南。官於江南。生平僅能湖南語。不能操江西語。光緒癸巳舉於鄉。年未冠。題為論語道千乘之國一章。梅菴不習八股文。起講下以散文行之。雜引周秦諸子。遂入穀。次年春。以喪服不應禮部試。及癸卯。以庶吉士改官江蘇。

候補道乃遇老師武進惲文簡文簡謂癸巳主試江西之先正涉獵諸子而闡中能引子書語者惟此一卷故選取中梅菴思致頗鈍每作一文構思數日乃敢下筆為兩江師範學堂監督六年欲撰孔子學一書卒未就故著述不多見也

梅菴謂殷人尚鬼歲四祀其官巫祝其政禮其弊也惑周人尚文其官師其政教其弊也偽秦人尚法其官吏其政刑其弊也暴漢人尚農歲曰季其官三老嗇夫其政食貨其弊也愚愚民政策始於秦盛於漢自漢至清其道不變此實梅菴心得語

張人駿督江梅菴與陳子礪提學入見陳說改良改良張氏曰與其改而不良何如良而不改梅菴曰三年無改孔子且以為

難語頗滑稽

梅菴在江甯。薪費頗優。月可八百金。以其二自奉。餘助親友師範學生。且有得其周急者。人以比孟嘗君。何如以比晏平仲。

梅菴食量殊宏。在滬一日盡百蟹。故謂之李百蟹。與李北海音混。鼎革後。作道家冠服。而食腥羶。故滬人嘲之曰。道道非吾道。天天小有天。小有天者。滬上著名菜館也。嘗訪某寓公。門丁斥之曰。敝宅貼僧道無緣條子。你豈不見。欲與友遊。無錫惠泉山友曰。公若入山。山門外手民當得一好模範。蓋嘲其肥胖似大阿福也。梅菴少年多情。其所以字梅菴者。與彭剛直事相類。其影事甚艷。梅菴於酒後嘗為人述之。

李連英二則

李連英為慈禧皇太后信任。親貴大臣莫不致禮。光緒甲申以後。興練海軍。李文忠公實主其事。海軍成。奏請欽派大臣校閱。太后命醇王至天津閱兵。令李隨往。明曰侍候。實監察也。文忠預備行臺。王與李居處一切均無軒輊。其稍異者。但閱兵時王坐於前。李立於後而已。及庚子西幸。陝撫某辦皇差。為李備行館器具。一切均極精潔。前站某王見之曰。此豈可居李總管耶。命速更易。須與辦老佛爺者一律。但黃緞鋪墊改用紅緞可耳。其貴耀如此。

人傳李於做藥時未能淨盡。故猶通人道。太后暱之。為其便於

林第○非有他故○姑以傳疑○不能向其袴襠中踏勘也○

旗籍官吏二則

八旗多勲戚世族○清室又厚撫之○衣租食稅終其身○故世俗子弟習於驕惰○不事詩書○而其入仕較漢人為易○升遷亦速○蓋藉門閥族地以得官○益輕典墳為無用物○然其為顯宦者○輒喜咬文嚼字以自掩其陋○尤以駐防各省將軍都統為最甚○每以此貽人笑柄○清初已然○特至末流為特甚耳○光緒初葉○江甯將軍某○以任子得列仕版○少時跳踉出就外傳讀○輒逸去與無賴遊○及年長○僅識之無○任江甯將軍時○與江督暨各司道酬酢○乃練習官場習慣語○及公文中扼要語○以備酬應○然不通文理○亦不

知其義作何解釋。其夫人為京師某旗都統之女。都統卒。某聞訃。遣夫人還京。夫人聞父喪。哭甚哀。趣駕欲行。某曰。坐。吾語汝。古人言。父母之喪。當持服三年。女婿於岳父。係半子。則岳父乃半父也。理應歸持年半之喪。以盡半子之孝。但江東地方重要。王命在身。未敢擅離。汝歸告母氏。即由汝代吾持服。留居母家。俟年半服闋。再行南旋可也。左右皆笑其妄。及夫人北上。途次感疾。頗劇。至都數月病卒。某聞耗。大慟曰。內人云亡。吾又丁內艱矣。天乎。半子之喪。未服闋。復遭此變。何命塞若是乎。於是易素服。將往謁制軍。雋代入奏。適藩司來。某泣告其故。藩司忍笑慰之。且為轉告制軍。曾忠襄公國荃。忠襄素滑稽。乃曰。聞某公